

上学时候做过一段时间上海民国时期电影史的研究课题,也因此很是钟爱上海的“梧桐区”。我的德国医生朋友也是同好,她的小女儿去年终于从德国的医学院毕业实习了,她也卸下了人生重担,预备来年找个时间在上海好好住上一段时间,享受一下独属于她自己的时光。前段时间我们又聊起这个话题,朋友问起我现在最喜欢上海哪里?几乎是不假思索,“大学路”三个字便脱口而出。

爱一个地方,或许不仅是一种感觉与氛围,也可能是由许多不经意的瞬间累积而成的。尤记得十几年前,日内瓦还没有直飞上海的航班,我总是要先飞北京,然后再转机来到上海。十几个小时的路途遥远颠簸,自是满身疲惫。朋友告诉我,上海有一个能解乏休憩的好地方——大学路。如我在韩国念书时的室友,我们曾经一起住在首尔的大学路附近,在那里留下了许多青春的美好回忆。而上海的大学路,又成了我们老

结缘,大学路

友重逢的地方,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联结和缘分。我们在大学路餐馆的二楼临窗而坐,藉了靠枕半倚着,抬头就能望见成片的法国梧桐树荫,深深浅浅的,灼灼闪亮。阳光透过绿叶细缝,在桌上洒下些许细碎的金光,微风挟着草木清香拂过脸庞,惬意人,倒当真是有种贴帖的恬静与诗意。茹与我

说起了毕业后回国后这几年在上海的发展与经历,我亦与她说起在瑞士的学习与生活见闻,不知不觉竟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宁静的下午,旅途的疲惫也在不知不觉中一扫而光。那时候我们曾约定,每年都要在大学路见上一面。可世事无常,谁又能料到得到几年之后命运轮转,她就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

2023年再度来到上海,因缘际遇,后来有幸在大学路的大隐书局做了一场新书讲座。讲座的前一夜,我特意一个人来到大学路散步。路过一家花店,被蓬勃的花香所吸引,进店驻足观赏。一大片的复古玻璃窗下,簇拥着盛



郑辛遥
有一种“卷”——叫瞎忙?!

开的芍药与玫瑰。灯光幽澹洒落而下,花影映在洁白的墙面上影影绰绰的,朦胧而又扶疏。店主是个95年的上海本地女孩子,小小一隅在她打理之下显得井井有条。我算是一日无花之人,即便在外住酒店也一定会在矿泉水瓶里插点花点缀一番。在店主介绍之下,一眼便相中了粉色玫瑰。不过三两枝而已呢,店主也是笑意盈

盈地打包成花束,再细细捻上一枚漂亮的蝴蝶结缀上,这便是上海女孩子的玲珑剔透了。去年冬天我来上海培训的时候,再度光顾了这家花店,店主脸上的笑容更甚。从她口中得知,这两年店里生意还不错,如今又在别的地方开了分店。虽是在茫茫人海间萍水相逢,却也由衷为她感到高兴。

另一个与我一样喜欢大学路的,大概就是我的女儿Miu了。Miu今年刚满9岁,她在美国出生,新加坡长大,这些年已经陆续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虽然广阔,可她对上海和大学路的钟意却是独一份的。Miu很爱大学路猫咖里的猫咪们,每逢假期回中国探亲,到大学路看猫成了她最惦念的事。她原本比较害怕学习中文,方方正正的汉字总让她觉得难于上青天。而自打爱上大学路的猫咪以后,她慢慢开始找到了学中文的乐趣。譬如,她可以识得每一只猫咪的名字,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写出来;而猫咖附近的路牌、店名甚至是一些广告内容,她依稀也可以辨识,这些都让她倍感成就,大约这就是所谓的

你与我虽然是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而我却浑然不知——原来你就是那天关切地提醒我“当心拖在地上的锁电动车电池的铁链”的那位好心人。我激动,我感恩,我羞愧。热切地祈盼被“钢筋水泥森林”屏蔽的往日邻里情的美好早日回归;热切地祈盼“天下无贼”,防贼的铁链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另类“珍藏”。

潞村位于浙江湖州南郊钱山漾东岸南端,古有“潞溪”之称。此地水网密布,河港纵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村河道清澈,绿树成荫,民居依水而建,白墙黛瓦。从东向西400米的潞溪上,横跨着“腾蛟”“起凤”“化龙”“天保”四座建于宋代、重修于清代的古石拱桥,不仅是潞村的重要枢纽,也是丝绸文化繁荣的见证。

1937年,潞村人慎微之先生在钱山漾遗址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等,并著重要论文,为钱山漾遗址的科学发掘和钱山漾文化的研究奠定基础。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钱山漾遗址先后经历五次发掘,出土众多文物,其中家蚕丝绸绢片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人类利用家蚕纺织的最早实例,将中国乃至世界的丝绸历史推向了更为悠远的年代。

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潞村慎氏功不可没。慎氏乃潞村大户,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湖州知州慎镛辞官回乡,定居潞村。1068年其侄慎修受宋仁宗派遣出使高丽国,任医官,后归化高丽,成为韩国慎氏始祖。韩国慎氏至今已繁衍至32—40代,51000多人。2019年,潞村迎来26位韩国远亲寻根问祖,这已是第五次了。之后我也随潞村中国慎氏宗会回访韩国。而在中国,慎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明代中期,慎氏中兴,慎蒙是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等。近代,1896年慎微之出生在潞村。14岁那年,考进了杭州办学最早、名气最大的蕙兰中学,开始对社会科学

感兴趣。他想起孩提时代在钱山漾水边捕鱼捉虾时,经常拾到磨得光亮、奇形怪状的石头,突然悟到这些可能是远古时代的生产、生活用具。在升入上海沪江大学后,慎微之选修了社会之进化科。每逢寒暑假,慎微之回到潞村,拎起家中的竹篮就来到钱山漾,脱下胶鞋、卷起裤腿在湖边浅滩地里寻找,然后分拣出石器玉器和各种古物。就这样,慎微之在钱山漾湖边发现了大批石器。毕业后,又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归

国后,曾先后任沪江大学夜商学院教务长、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职。后回到湖州,在吴兴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重点就是钱山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今日湖州地区已记录在案的古遗址,无不留下慎先生的足迹和汗水。2006年,国务院将钱山漾遗址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才少小习墨,皓首穷帖,闽南走北,蹉跎半生,终将觅归潞村田舍,安享天颐。今乙巳初夏,余已古稀,赖乡里厚爱之邀,再踏青石苔街,择潞溪水畔丝绸蚕舍,设别院书馆。自谓“潞村墨舍”(慎召民工作室)。古街深处,数间老屋,面水向阳。东邻典籍展馆,西侧江西瓷研。陈列近年墨迹,皆余各体拙作,壁列六十年之人生轨迹。冀广交四方墨客,教研传承中华书道,更传吾乡莒上美名,报故土之厚养。古人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慎氏子孙昌茂,当不忘潞村山水养育之恩!

潞村与慎氏宗族

慎召民

爱屋及乌吧?

去年圣诞离开上海的时候,Miu坐在车里望着大学路所在的方向哭了。她那小小的心里,竟也开始有了不舍和牵挂。今年新加坡学校夏季假期还未到,她的心却早已经飞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大学路上。猫咖里有一只十几岁的黑白花猫,它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因为行动不便,总喜欢窝在Miu的怀里瞌睡。Miu有些担心大半年未见,花猫已经不记得她了。我笑着宽慰她,有缘千里来相会。若是有缘,花猫肯定还是记得她的。Miu有些似懂非懂,但她又萌生了新的想法——将来长大了她想做一名动物医生,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猫咪。

就是如此这般,与大学路,与上海,结缘。

近来出于好奇,收集了几篇当代书法家自撰或自述的学书经历。寻觅顾廷龙的相关资料时,发现《顾廷龙学述》一书,其中录有一篇《我的学书经历》,详细“记录”了老先生怎样从父亲那里言传身教,不断临摹字帖,然后有机会观摩其父好友的习作,进而在九岁那年便为父亲代笔,写斗大的欧体字,博得乡邻赞叹。然而很快就见到豆瓣网有人指出,此书并未经顾老口述,而是编者据已发表的资料私自“代言”的。至于顾老学书来历,具体见诸他致书法家朋友林公武一信(收入《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其中写道:“我写篆字,主要学金文,金文中爱好《孟鼎》《虢季子白盘》《史颂殷》《秦公钟》等文字。隶书,爱好《石门颂》《封龙碑》。草书好孙过庭《书谱》,在少年时即开始临摹。我不能学怀素,襟怀不同。行书则爱苏东坡,但学之数十年,并不能得其神似。中年临摹多于浏览,现在浏览多于临摹。”

今按,“史颂殷”原为吴大澂旧藏,殷字为簋字的古体。该器物的拓本可从1922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版《意斋集古录》第10册中见到,著录为“史颂敦”。吴大澂还写有跋语,首句道:“是敦敦曾自藏,今归刘省三中丞矣。”又据上海图书馆藏《吉金图轴》,其中吴氏题史颂敦:“是敦得之关中,辛卯(1891年)秋间携至金陵,已归刘省三中丞。省三藏有虢季子白盘,亦宝器也。”刘省三,即刘铭传。1927年秋,吴大澂嗣孙吴湖帆还曾为潘氏两灯移主人(潘利谷)收藏的拓片写题识:“是敦敦家有旧藏,器后归刘省三中丞处,收入《集古录》,先尚书公考。丁卯九秋,两灯移主人出此旧拓属题。”

顾老晚年曾多次临摹史颂簋铭文,例如在江澄波《吴门贩书丛谈·上》书前,便收有这样一幅,为“临史颂敦盖铭文”,跋曰:“老病久疏临池,手如姜芽,即请澄波先生掣正”,时为“癸酉初夏”,顾老时年九十(1993年)。

而敦字,为敦的异体字。

该器物今藏上海博物馆,释作史颂簋。据《商周青铜器定名与自名研究》一书,援引清代学者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指出簋、敦二字区别甚大,“笔迹不能相近,是不得释为敦字之明证也。”此后,黄绍箕、容庚还有进一步的考证,遂成不易之论。

有意思的是,顾老据说同时喜爱钱坫、吴大澂的篆书,或许并不研究器物,又或许沿袭了吴家祖孙的错误写法。而前述致林公武一信,写于1996年3月13日,这次倒是写对了,那么究竟是顾老在三年内知识更新,还是由全集编委会校正,则不得而知。

顾廷龙学篆字

清波

祈盼

张高炜

忧喜黄梅天

高解春

退休前夕,在老闵行附近购置了一幢联体别墅,有60多平方米的小院。憧憬着绿茵如毯,鲜花锦簇的美好和安逸,却每年受到沉重打击:原本要在初夏抽出嫩芽的草地,如斑秃般黏糊糊地蜷缩在霉菌里。铺排地下排水管道,换不同的草……都以失败告终。霉菌还向花坛蔓延,吞噬波斯菊、攻陷牵牛花。彻底绝望之后,只能将整个院子用花岗岩平铺,改放盆栽。

转变,是从那次夜景摄影开始的。这天和朋友相约去外滩拍夜景,绵绵梅雨淅沥不停,踌躇片刻,还是撑着伞出门了。结果发现,雨水中的外滩夜景别有几分

晶莹:浦江对岸的高楼,在雨幕中变得朦胧;灯光因晕染而像化开的水彩颜料。将相机放在脚架上,调慢快门,雨丝在灯光下划出的细线,营造出一种“青雨细如丝,如丝霏霏时”的感觉。从此,我常爱在黄梅天里出门拍摄:雨中的梧桐,树叶被冲得发亮,在灰暗的天空中显出几分翠;石库门老房子的红砖,雨水浸透后颜色愈深,更添几分古意;小巷中的水洼,常成为拍摄黑漆大门、经典名宅倒影的绝佳素材……渐渐发现,黄梅天特有的无常和短暂有其独特的魅力:朦胧天际线的转瞬即逝;阳光和乌云的追风逐电;平静的水面

和倒影即刻被雨滴打得粉碎……亦开始观察黄梅天中的上海人:公交站台上的避雨的白领,会友好地和陌生人搭话;便利店的老板娘会招呼奔跑的路人进来躲雨;早有准备的老太太会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塑料雨帽,从容不迫地蹒跚走入雨中……

又站在了窗前。看着雨在玻璃上缓缓流淌,想起儿时趴在窗前无奈数雨滴的日子。那时怎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改变对黄梅天的讨厌,开始有点欣赏这季节里魔都的柔软一面。这或许就是岁月对人的改变,或许是不同立场带来的发现:就像这黄梅天的雨,看似年年相似,实际上每一滴都有其不同的内涵。

雅玩

谈谈“叫唤”

徐梦嘉 文/图

“叫唤”,汉语常用词语,意思是大声呼喊。小文谈谈“叫唤”两字的形构与字义源起。

先谈“叫”(𠵽)。《说文解字》:“𠵽也。从口𠵽声。”展开说文意思:“𠵽即高呼,左边的口(言)表示与嘴巴有关故作叫的形旁,右边的𠵽作声旁。”

𠵽,为什么要与口放在一起?难道仅起叫的声旁作用?我研究汉字很早就知道,小篆及以前的古汉字被历来学界认为的形声字,基本上不会仅取一个表声

的字根。甲骨文𠵽(图一)字形呈两根绳子互相缠绕状,𠵽虽然两画,其形则表达繁复意涵,因此隐藏着揭示“叫”初义的理解。早年我还曾经就“叫”的一个问题纠结过:“叫”的呼喊有没有容量定位,即叫一声还是多声,叫声短还是叫声长?在寻觅叫之理据时豁然解开,正由于𠵽两根长绳很缠绕(绳结不能缠绕),叫的初义当是长绳

叫对应声长与连续叫。绳之繁复对应叫的吵杂。更明确表示叫是叫声长连续叫的理据,有四口包围𠵽的叫。战国《春秋公羊传》、东汉《说文解字》、明末清初《说文广义》、民国《宋元以来俗字谱》等乃至今天电脑字库中都有四口“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叫,本又作𠵽。”

绳索缠绕的“𠵽”,也萦绕在我的脑海。𠵽所属的字或多或少含有缠绕本义,为普及汉字知识赘笔几例:1.起,战场上胜者押解被捆绑(𠵽)的俘虏或战利品,雄赳赳地大步走着。需说明,起之𠵽的捆绑对象没有显示出起,这是浪漫色彩的造字手法运用。2.糾,盘根错节的树木。3.刮,舌头扭曲转动。4.糾(糾),𠵽作为单纯字件,本义绳线结的𠵽加部首补上。南朝《玉篇》:“糾,绞也,縶也。”5.收,《说文解字》:“捕也。从支𠵽声。”收的本义即逮捕罪人。同样这里𠵽并不唯声,𠵽(支)搭配的收,人手拿棍(支)敲打



图一 𠵽(甲文) 图二 𠵽(小篆)
图三 𠵽(金文) 图四 𠵽(甲文)

梦笔寻踪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

徐梦嘉

文/图